五峯集 第九之十

劄
教書

共八

五峯先生集卷之九

劄

玉堂劄 辛卯十一月副提學臣金誠一副應教臣沈喜壽副校理臣李某修撰臣金時獻副修撰臣朴箎等

伏以臣等伏見近日天氣愆常寒燠失節仲冬無雪盡水無片氷或寒風陰曀或土潤蒙霧乖氣中人閭巷之間無不感疾百僚一免臣等忝在近密自入冬以來一未嘗入侍經筵觀望 玉色每念 聖躬調護之難衣服飲膳之如何燕閑起居之如何而頃日 迎勅拜表等禮率皆親行雖大臣藥房之請亦有所不顧臣等欽仰 殿下感戴皇恩之盛意而禮成之後又未審 玉候之如何耳近來傳襲雖出於一時戒寒之慮而在臣等過慮無乃 聖候慮外廷之憂擾不發於教旨而不無一分未全安常者如

其不然而每處温煖一向畏風則腠理不固外邪易乘深
居湮鬱實非調攝之道也古人有言曰主静則悠久博厚
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順軌而不亂收歛則精神
内固而不浮此皆敬之方而壽之理也伏願 殿下善養
心神節護 玉體勿至於大動勿歸於大佚凝順中和導
迎和氣間於温適之日請便之時或召對或夜對接見儒臣
咨訪治道歷推古今則此實進德之隆而躬樂和之道也
况今民力疲盡邦本抗揑而左右之臣無一人以身擔當
國事夜思晨入者雖咫尺筵中尚且囁嚅顧望不成端緒
加之進見之踈堂陛之隔誰復有韓陸之忠勤勤懇懇於
章奏之間哉以致下情日阻羣僞並興生民愁於野而上
不知矯詐興於内而主不聞泯泯棼棼終爲無政之國臣

等竊傷焉何謂生民怨於野耶今茲築城之弊臣等已啓於前備邊司又策停役之便而令下已晩呼召已集畚鍤已具為守令者乃曰今若罷遣則是散垂集之功而明春之役既勞且複亦不及於巡邊使未到之前矣為民者亦曰今雖勞苦秋粮猶在若為涉春則贏粮無策又廢種麥明年之食絶矣莫若忍苦仍役呼耶不絶椓杙方殷積盈拳之石築冱凍之土累卵之危高至尋丈而雨雪所滲陽暉所融不待明年而堋塌殆盡長城之築罄天下之力而猶不能責成於歲月之間茲城之築其高卑延袤雖不敢擬諸長城而無問緩急一時並擧生民塗炭之苦罔有紀極況以區區小國之力欲辦於時月之中雖欲堅而不頽得乎臣等請詳言内地築城之無益而有損也夫城池

甲兵是衛國家而扞寇盜也臣等雖極無狀亦一蒼生而
並在其衛中苟有一毫有益於國家則綢繆陰雨之備王
公設險之義何敢容一喙言其不便也哉自有此東方即
有此郡縣其關防之設城郭之建皆占其形勢扼其咽喉
昔人經理之策已無餘筭矣戰爭之多攻守之難在三國
十倍於今而內地郡縣則未嘗有城池而保到今日安悅
之卻賊在於水州金宣弓之克敵在於安城有何山溪城
郭之據哉今則關防樓櫓遍及於內地動搖人民不便也
力綿難辦不便也病民殞財不便也築之不堅而年年修
改永為生民害不便也一州之城其大未必能容一州一
面之民而其餘則盖藏在於村老弱散於野而曰我能城
守河乎臣等伏聞此役之興一結出布多至十七八匹一

日償役米至五斛至如弓矢甲冑之具則其長短制度人各異見每經巡點必令改造而後來者又復謫之其督改之備舉責民間臣等嘗出入民家審其生産窮民雖終歲勤苦及秋公私收糴之後則瓶罌顛倒所儲惟橡實菜根糠籺豆葉等物僅資不死而已其有數石穀者則稱為實戶而亦甚罕耳其一歲租庸之應納與奴婢諸色徵歛之布則歲有常課故竭力而預措幸得粗完則一年之能事畢矣如其不然則箠責終年又加科外之歛至此其煩則民安得堪其命乎臣等聞哀哀寡婦鬻田以供猶不能給自經於林木者頗有之云臣等不意 聖明之世而有此事也關東則又地瘠民貧扳築之役尤所難支故逋民纍纍於嶺南山郡者不可以數計臣等竊傷焉此所謂生民

怨於野而上不知也黔首愁歎則鋤耰棘矜足以亾強秦之業人和稍合則彈丸句麗足以壓大業之兵今者民愁如此則雖有城池誰與以守諸臣等謂宜凡關防古有之地則歲修金湯以為之固在内地則其未築者一切停罷已築者存之而已則猶可及民未盡散而得為之所矣臣等又竊伏念自癸未變生之後國家收用武臣驟加超擢而名位太濫勸懲無章凡用人之道豈可苟也必量能而授官隨器而任事大而用大小而用小酬勞遷秩必以實效以銓序無差然後任之者不失選受之者無僨事今則不循資格不視踐歷不論賢否至於宍傷下等解由之法誠先王金石之典贓汚之罪敗軍之律在王法罔赦之刑而亦不恤焉彈劾纔加輒復陞秩虛警一報大賞皆敍賞

罰無所施奸貪無所懲至使騃童悖見猝當大任終身取
敗以故賤撥雖彩而州鎮之閫亦難其擬矣猶曰鷙鳥能
擊北道一路而悉委之貪饕刑杖慘毒掊克無厭民散
財蕩而邑無完處矣至於內地完實之邑幷任其噬齧而
不為之惜夫嶺湖二南實根本之地人材之府而劇邑大
州亦付諸武士勢將一時崩潰而學校蕪沒絃誦寂寥凡
千文教邈若山河文翁之化已不可望而志學之士亦無
考問之所相與傷嗟而念古在昔宋時諸州通判差遣文
臣其意有在況可以專用武士而併傷其內地乎崇長武
弁一至於此恐亦非國家之福此實臣等之所未解也荷
謂矯詐與於內耶臣等伏見 殿下自即位以來無聲色
輿馬之玩絶宴遊弋獵之好嚴內治而盡齊家之道發廠

屬而杜干預之漸政事恩賞之除未嘗有一毫之私介於其間光明正大之治在廷臣僚孰不欽服至於嚴密之地訓迪之方非外臣所可預聞而麟趾之美仁厚之性奉承關雎之化以衍慶於百世者則固又有焉臣等亦知宮闈絶女謁之行王子無侈汰之失端本清源之治可以表範四方矣第以臣隣無進言之美而矯僞之弊無路轉聞於九重王子處尊貴之中輿臺之賤得以弄奸於門屏鼯鼠厮後少有貪縁於宮禁戚里之間則輒恐嚇於人曰我是某宮之切屬某房之幹隷肆為招權納賂之計至於尋常獄訟微細除拜皆欲以貨賄而圖之各邑方納遍及八區而必稱宮旨計其准價皮張魚肉鬻之於市曰此乃内下之物金銀綵段責出之市曰此乃内貿之物坊里小民怵

於聲稱莫敢抵捂用貴售賤以應其索而聚首蹙額鬧市
號泣囂然喪其樂生之心矣至於咫尺禁門之內敢肆奸
計卑品守令有來拜辭者招至差備門而饋以酒果曰此
乃其宮之賜也其人有其事於汝邑汝其盡心此等之說
皆得於傳聞雖不敢謂之盡實然而閭巷騰播在在如此
未必無事可據而演轉至此耳聞之人有識者少而愚惑
者多誰知 殿下內治之嚴而不歸累於 聖明之世耶
臣等聞之竊痛焉至於王子房入則不知其眞係爲房人
與否而濫稱司鑰橫行郡縣諸山寺刹託爲願堂而征其
貸利山澤堤堰占爲私有而奪人田土刼娶良家作爲妻
妾附近民下指爲宮屬抑辱守令脅制鄉里而京都傍近
之山率爲柴塲江海魚塩之地委稱立案一有不順於意

者輒稱宗親府関字而守令官吏捉送及其到房則無一
人得見王子儀容而責賄賂决放于外曰此乃王子之令
也城中豪悍之人其族類親屬少有干於諸房下人則必
託稱某房之人而獄訟鬪歐稍有相涉則或鞭笞色吏破
毁人家坊市之利必奪而有焉睚眦之怨必籍而報焉夫
王子受 殿下之訓戒而享自有之富貴豈有奪小民之
財產而以益之理哉況下人橫慾之弊則尤非王子之所
自知也如近日虛稱别監就捕於捕盜者皆出於詐也則
臣等益信此事非王子所知也而愚下之民不知曲折徒
懷怨苦之心臣等聞之竊痛焉[illegible]詐興於內而主
不聞也嗚呼雖事有虛實言有敷衍而人言之胥鑠衆口
之咨嗟乃至於此臣等職在論思敢自忌諱而不爲殫陳則

其辜恩負君之罪死有餘誅而 殿下亦何從而得聞是用冒昧不遺微瑣不核眞僞而畢擧所聞焉伏願 殿下嚴勅宮闈申戒諸君少有一事或近於此者則明諭 聖旨使中外曉然知其鼠輩所爲而實非 殿下之所聞亦非王子之所知則氛陰螮蝀一時氷釋而孰不感 殿下光明之德哉臣等於此實有所汗背焉人臣告君必先正其在下之道而近年以來士大夫之間貪汚成風闕節盛行而不聞有司按覈而治之者而徒以此猥瑣之說歷陳於

冕旒之下是豈爲人臣盡臣道之義哉伏願 殿下憐其愚衷而垂察焉取 進止

玉堂劄子 壬辰八月

伏以昨日備邊司以全羅兵使崔遠退也江華不肯前進

以金敬老為防禦使就分遠軍四千勦擊黃海之賊其籌畫詳遍似無餘蘊矣第念崔遠督率蒲萬之兵當三道諸軍奔敗之餘千里赴難其志則盛矣雖其年老懦弱退屯如此其間事勢亦有所難料者矣敬老雖曰剛果可用名望未著官位尚卑一朝就分其衆則不徒崔遠以扶高老將疑畏解體自領之外豈肯以精銳分付他人哉且軍人之情其主將非有大失軍心之事則必欲歸於面熟素附之人而不樂新赴是通患也敬老性剛氣亢斷非魁壘獨運之才亦無撫循固結之德所分南軍既非精銳且有分離原衆之歎而不見固結可感之德則其不解而散未可必保而敬老手足恐無可措矣今之見在軍兵中惟崔遠一軍未經敗衄而數且最多惟此可恃遠雖愚有其兵猶

言勢孤未易抵當大敵今若就分則遠又言有可諉而師
老江都矣秋涼日迫南軍何能赤身耐久此其大可慮也
以書生迂意則京畿雖有權徵沈岱而皆在山郡與沿海
聲勢不相及必更以朝宰中秩高有威名者差都巡察使
往督崔遠軍兼撥京畿軍粮軍器并給金千鎰之軍而敬
老則以助防將爲遠軍舊勇先駈其相統攝如今日順安
之師則遠雖誠怯懦不得自由退劉敬老一夫之勇亦可
協力以清畿甸使賊不得遍滿於海濱諸城則秋禾已熟
軍有所資可以進規京城矣且有人自遂安來者言新溪
所在之賊衆至四百而欲與嶺西之賊相會云此必東西
合勢而進逼伊川矣今聞東宮已次成川設有進躡之患
則宋言慎李齊閔俱非搏戰之將言慎則又北歸矣山郡

殘兵必不能支吾而眼前之事將無税駕之地最可寒心
東宮護衛之將如李鎰李時言中留一人扎營成川以追
發內地精兵及蒲浦等處土兵五十擬添元帥府者悉令
星馳赴此把截則庶少有得力之望矣此皆今日可急圖
者請令備邊司更加商議幸甚取進止

玉堂劄子 丙申館官同參副提學李墍應教金弘微修撰鄭期遠副修撰趙正立著作金光燁正字尹義立

伏以我 國家蒙 天子寵靈得保今日凡有謀猷不敢
踰越 天朝成筭姑示羈縻之計而冊使進臨倭營已至
換歲而封事未了彼且強要陪臣陪臣等固意其非有背約
必有要索有大於陪臣者今者正使無故踰營此計果又
郎當矣為今之計請留正使于京城使之移檄賊營以責

遲延之罪以賓副使之言一面奏稟 天朝候有指揮在我戰守之策尤宜汲汲區畫而朝廷之上未聞出一策行一計以爲守禦之備其意不過曰事無可奈賊至而避避而窮且亡嗚呼今日之勢不至如一成一旅而但欲坐而待亡此固臣等之罪也遠邇驚惶咸懷鳥竄之計乃至冠紳之人亦有那移家小而諸宮房戚里爲尤甚臣等竊惟其故有賊無動動則必潰去將何之其亦不達今日之事大異於壬辰矣近有坊民欲詣廟堂願聞駐 駕之地以爲歸市之心砲殺手人等亦相聚而言曰朝廷遇我輩極厚我輩爲國死決矣願定一所以爲安家之地身自向敵今日之人心又異於壬辰而亦甚戚矣苟能乘此機會建立特地舉措堅四方之心鼓忠義之氣以爲死守勿去之

義則何兵不可用何賊不可破京師八方之根本 廟社在此臣民在此何可每委而去之若以此爲必亡之地而彼爲必生之域哉自京城至義州及三縣海西之地 殿下嘗歷之盡矣其見有城池險固有踰於京城者乎江漢之濟人民之衆苟以計綏定善用則惟京城可以禦賊而婾婀頹惰以致士衆日去而空城獨存則此後爲計亦沒奈何今當上下誓心刻勵保民於未散講計於先定而殿下深居累日罕接臣隣 廟堂規規文簿不思根本之圖如炎歊之朝昏霧不舉其計抑將安出歟今年稅粮如畢運到則可滿十萬石諸道蓄積爲最多而弓砲器械亦且粗完所患者軍兵不足而苟早束伍坊市之民孰非可用且於近畿聯絡之地預選精銳以爲入衛之計則人心

一定皆有固志出死力以向之賊未必獨強我未必獨怯
不然而日懷退縮顧視却步之地則其何能堅京人心以
奮死敵之志哉雖有資粮甲兵終亦棄而資賊望風奔潰
之形必有甚於變初矣抑臣等尤有所未曉者焉若以為
京城創殘勢難獨恃則亦當預思其次別為經理而顧恐
得罪於敢死之義相視為諱莫敢先發既不為勿去之計
又不思圖存之地憒憒度日臨有警急其欲 殿下將稅
駕於何地耶今日當事之臣亦可謂少忠矣伏願 殿下
躬先策厲倡率臣僚奬勉趍事一變媮靡且昭布赤心曉
諭中外責以捍衛之事以示必守之志雖於 王體微褻
之時亦於卧內頻接大臣圖惟寄勿大振耳目然後始見
民不思散將知進死矣方今撥亂之策無有急於此者懇

乞　聖明留神焉

答曰省劄深用嘉焉當與　廟堂議處傳于政院曰今見劄子以爲諸宮家戚里爲尤甚云每有事必擧痛心如此者令刑曹囚禁治罪

玉堂劄子 丙申

伏以臣等伏聞朝廷差遣跟伴令追及冊使臣等固知朝廷量時度勢爲此彌縫之擧其情亦甚哀矣第念跟隨二字出於沈遊府之咨賊之所要初不在此而冊使前後咨揭亦只言隨同過海更修隣好此特遊擊知我國必不肯通好姑托此爲言欲漸揉以入之耳朝廷苟欲姑循其請以紓目前之急則當於遊府責以禮義之時許之爲少愈矣顧乃不然旣以奏稟　天朝非惟發落未至而兵部題

奉己有行文拒之之語今乃見賊迫渡天使始汲汲然追
送跟伴此其事勢又不及前日遠矣黃慎微示略許之意
則賊猶又有幣物之言其勢許遣跟伴之命未及釜山而
書幣之請當至矣朝廷又將何以處之凡事須要洞計前
後必有結梢然後方可明白處置今若明知竟歸於通信
而姑以跟伴為名及賊侵迫然後慇然又從其請則正中
賊餂而將疲奔命是所謂增幣不已必至割地割地不已
必至稱臣到此地頭則跟伴之遣既非出於 天朝之命
又何因極而禁其無還哉況臺諫方論此事羣議未妥而
遽為決遣揆之事體亦極未安臣等腐儒既不能贊一辭
畫一策徒以文墨議論沮撓廷議不忠之責正在臣等然
既知朝廷終難收殺而又不盡言使朝廷益至狼狽則臣

等亡之罪至此尤重敢此煩冒乞命 廟堂更加商議毋徃
一切之見終致難處之悔不勝幸甚

答曰當議處

玉堂劄子 丙申

伏以臣等伏聞朝廷將修書幣以通信於讎賊賊之於我有窮天極地之讐怨三尺童子亦皆知其必報矣雖其勢窮力屈爲蓄力待時之計跟伴之延猶有可諉者而至於書幣則是以讐怨爲薄物細故而修睦依舊後世之公論天下之嗤笑必有所歸矣況此要索只出於調信之口旣送之後秀吉視之若初不與知者然則此後要脅又何能當那我國雖稱不敢違越 天朝命令爲是擧云而 天朝命令非但我國受之伊亦受之我之不敢違越渠亦當

然旣同爲 天朝受封之國而各遵命令則禍人國者先謝之乎受人禍者先通之乎彼旣無一言少謝園陵之辱雖黃愼略言之調信以爲勃然此則伊賊特無一毫悔禍之端臣等深恐爲一大失擧而非惟不能紓禍於目前且見重其辱貽其彌縫苟且而愈益狼狽於後寧斷以大義得正之爲無悔也嗚呼天下之大防不可不嚴烏可倖萬不可必之事而輕撓至嚴之防乎幸乞 聖明快從公論

玉堂劄子 丙申

伏以臣等伏見昨日 下大臣之教相視震駭口不能讀罷政之擧前雖有果行之時率出於治成逸豫耄期倦勤之後今則大賊未退事機處置之難有甚於壬辰逆獄繞畢民志未定此正日夜奮勵猶懼不濟況自 上春秋鼎

盛天地 祖宗之所期待甚大臣民之所仰望甚茂不宜
過自 冲謙以沮有爲之心不顧燃眉之急也我國事
天朝如父母凡有所爲必先 奏聞既請封東宮而未蒙
准許豈敢遽以攝政爲言乎且 天朝明知 聖上春秋
尚富疾病未甚其又何辭請攝乎此理甚明固 聖明之
所深燭而每下未安之 教至於大臣終宵伏閤片言不
得上達大小遑遑景象憂惱 聖上歷觀前史豈有如此
之時乎是由國家危會未殄臣等誠意衰薄以致萬事壞
裂 天聽邈然也東宮且是 祖宗臣民之所屬望而素
多疾恙每悶此 教寢膳俱廢益致重傷臣等尤不勝切
悶焉在 聖上保護之心亦恐不當如此伏乞 聖明聽
納大臣之請亟收前命則雖有一時偶感之症神明所佑

丕受和平之福以成中興之業不勝叩心懇祈

玉堂劄子 丙申

伏以今日攝政之擧其利害是非昨日大臣之 啓盡陳無餘臣等愚妄焉能知言猶知此說爲不易之的論以
殿下明聖事之條貫靡不洞燭豈有不知此說之可從而反以曲慮過計爲教是不過欲行已志之心已錮於中而一向牢拒 殿下雖欲必行獨不可召入東宮諄諄面命引接大臣商確可否坦然行之乎事之行不行初不係於不接臣鄰而牢閉重門猶恐片言之或達至撤將命之官寺人之令素人創見而尚且誇美由臣等無狀誠未悟
主並慶 祖宗數百年原設之規臣等雖極無狀乃所職則論思啓沃之事既忝 經幄顧不能一言而救 聖上

之過舉何敢靦然冒居有若 聖明所優待者然犹大臣素 殿下敬重而禮貌之者而伏闕九日未蒙省諭臣等百爾思惟更無可為伏願 殿下少垂憐察焉臣等無任拊心頓足之至

玉堂劄子 丙申副提學李某副應教金尚容校理權悏韓浚謙副修撰申湜著作金光燁

伏以臣等俱以無狀待罪 經幄忠靡補袞學乏啓沃而區區誠懇猶且仰保 聖明時陳藿說策非適用語無詮次尚蒙 聖度涵容曲加嘉奬臣等深竊自幸以為此千載一時一息未盡之前庶幾殫竭愚衷以無負 聖明之知此經兵禍國事艱危臣等雖無殺賊之策亦有借箸之誠苦心跛足以為此賊可滅此讐可復則可以慰 聖懷而恢昌業所與須臾毋死復見天顏有喜然後雖死無恨

豈意今者雖日遠而難雪賦將退而猶住中外憂懼危象日至而攝政之　命又下於春秋鼎盛疾病未甚之日乎臣之諫君君之使臣俱先度其可行者而為之　殿下遽令臣等徃聽於東宮即臣等其將謂　聖筭已高　聖慮已衰果不堪臨政而忍而去之乎抑　殿下以為國事方艱衆心方危予雖有疾姑且強心刺厲以無負　祖宗之付畀乎以　聖明度於此兩間則　殿下有不敢辭之義臣等有不忍為之情幸　殿下哀臣等之情而莫臣等強也且臣等思之攝政之舉雖在耄期倦勤之君可行於功成治定元氣方盛之時不可行於叔季衰亂之際何者處常順而處變難攝政亦一變例變例之行羣心易疑訛言易乘況今日事體與他日不同我國受　天朝罔極之恩

而　天朝如一家父子之情事無大小所當洞曉無間一
國衰亂之人心猶難户諭而鎮之況安能乎天下之聽聞
而保無意外之詰乎況往来唐官心膓不一浮言盛行偽
帖譌揭紛紜繼起督臣是當事之地而素執不好之議趙
閣老石尚書擔當東事而蹤跡不安惟此冊封一事之成
敗已足憂虞加之意外之說又抵其可乘之隙則必謂我
國有難處之事而其國不可救然則雖有趙石百輩亦無
奈我國何況昨准兵部咨其旨意深念邊事憂繼者之不
謹責善後於我國其勢似有不能自保之情此時我國惟
當刻意自振以不失石老之所望可矣豈容資一毫行言
使之逞揺於其間我臣等歷觀麗史金元之所詰責於前
朝者不至於如今日之事而詬讓叢至當時羣臣極為難

處　聖教所謂萬無　天朝之詰責者何意而初非難對
之說臣等願聞焉不獨此也我國三請冊命而尚未准允
令若遽以攝聞則　殿下以爲　天朝萬無恭慢之疑乎
我國至誠事大餘二百年而今日受恩之厚隆天極地擧
國臣民雖愚鑿將無路報答咸以爲室向西坐向西服尚
唐語用漢以無替西向之誠其敢有一毫可見察於　天
朝者則其忍行之乎至於將護　聖躬之說宜出於臣等
之口不宜出於　殿下復讐之日今　殿下自發此言是
臣等遺　君不忠之罪也臣等罪固當死況今承　殿下
之命而乃不將順若以　聖躬爲不須將護者然而重萬
死之罪也顧以事有至重而將護之道又有不妨於至重
者臣等願冒支離而更畢其說焉當今國勢人心與夫讐

怨痛切固　聖明之所深察而深闕之者既已深察而深
闕乎此則雖清燕焚香有若山林絕世之人而是誠禪家
所謂瓶雀之喻存亡之憂日搖于中愈閑而愈不勝其擾
矣莫如　躬加寡勿庶無餘憾而其繁機倦困之時則引
入東宮俾貳裁決或設難以試其所學或提誨以盡其不
逮使知　聖謨之始終軍國之機宜則實為　宗社無疆
之慶此則雖無攝政之名實有攝政之益臣等非惟不敢
拂於　聖意而歡欣抃慶之不盡矣至於大臣所敷奏臣
等所勸講則固無一事可以怡神而悅意者然時　賜引
接與之討論則不亦愈於堙鬱深宮閹侍與處之為乎心
是活物如火傳物而燃必有所事心得其安逃空息念非
養心之道深閑過逸非節宣之方代天理物人主之職盡

其職者何害於攝生但在調適之如何如此然後上下安
而國事好矣此果有害於將護　聖躬而乃以　祖宗基
業之重反喻之於風刀叢鏑而謂不能一日堪忍乎東宮
殿下之貳體而叩首　天陛咫尺不得進大臣　殿下之
所敬而席藁　宮庭踰旬不見慰臺諫朝廷之耳目而所
言不得達況如臣等螻蟻之賤其敢自謂居近密之地而
望有一毫幹念乎哉自古安有上下阻絶親疏一隔而可
以成一國之大事也　殿下雖接臣隣而要不許所請則
臣等惟韋褡而止耳碎首而止耳　聖旨之行不行初不
係於引接與否以　殿下之聖明何深惑於此而並廢必
須行之事如進香陳慰　聖躬之所必親而敢令權停逆
御重獄大廷之所嚴鞫而尚無號令其餘邊務之急四方

之奏何可勝數其壅滯也哉 命下三日逆報至四日而日有食天心之儆人事之急明若觀火何 殿下邈不加察而重四方之憂損國家之體乎此必國家厄運未殄臣等竊痛焉秋天益高皐鶴徒鳴陰崖隔日葵忱自傾 宮門一尺地是臣等死所伏願 聖明天地父母少加憐察

玉堂劄子 丙申同參副提學李書應教金尚容校理權晙韓浚謙修撰申湜著作金光燁

伏以今日之事係 宗社大計唯大臣可言之非如臣等庸瑣賤品所得以喋喋也顧此事機至重存亡所係臣等初不自量濫居論思顧問之地不可無一言助聲敢冒宸嚴日日不止及其連章累牘僅得接壓而一未上達則可以惶恐斂退而區區之意除此他無所獻之路連旬籲呼罪已當死至於逆節推鞫之事則一日又急於一日不得

不復此瀆擾濫越之誅誠所自取但願 聖明哀憐而曲
察之夫天下之惡莫大於叛逆而天討之典捨此宜無所
急下此罪一等 先王猶有斬不待時之律況此烏可以
假一日之命哉今之滯獄不止一日朝野之憤如水如火
且念此獄但據所通文書而尚未知某者爲首造禍何地
此不但如他獄只欲得情速誅而已其推訊緝捕如探紛
緖尤所當急以 殿下聖明此等曲折必已深察而乃欲
以此責大臣以速畢前命噫討此賊爲 宗社治惡也何
敢以此爲急而先壞 宗社付畀之重也其勢大臣雖死
不敢承 命也今日國家之事非人壞之惟是上下相持
自壞而已臣等以爲今日之變有甚於壬辰何者兵革之
禍自古有之而事出敵國雖仁賢之國未免橫罹此則只

在 聖明一命令之間尚且牢執上下阻絶以致危亡不測之禍迫在朝夕此必國家厄運所會有非人力所及臣等竊痛焉竊悶焉逆賊之已捕者累目不鞫必有釀奸賊亂之蘖而未捕者非徒有色舉綱漏之慮亦豈無等覔則擾之變弐啓字原非東宮代用之物亟命啓下使罪人斯得則實為 宗社不幸中之幸而中外憂疑之情亦可因此以少慰臣等不勝戰慄懇祈之至

答曰啓字不得行用之意已言于大臣

玉堂劄字 丙申副提學李某副應教金尚容 校理權悏韓俊謙著作金光燁

伏以臣等雖極愚妄猶知 聖旨之不可抗持而尚且伏閤二旬有餘瀝血而不知止者非唯憂 國事之危急亦恃 聖明必切省念有甚於臣等之所憂茲敢竭誠哀

顧不以 天日不及於陰厓而寧欲拔匭而自盡茲者伏
承 下大臣之教軍務及事大之事許仍聽決臣等始信
曩日所望於 聖明者至此而不虛也此 殿下所以邁
邁殊甚而臣等猶保 殿下念不弛於 宗社殿下亦知
臣等之苦爭不由於他臆臣等至此益恨微誠不能早回
天聽而 殿下之心則固已筭於於穆之中矣今日之事
無大於事大與軍務 殿下已許其聽決若其庶政之微
則時於燕閑之暇令東宮左右質決此在 殿下家法臣
等何敢更有陳瀆而東宮寢膳之孝未必不有補於 聖
給矣嗚呼今日之事不可以智辯而窮也卜筮而定之唯
在 聖上當於義理上求之天下之義理無窮而尤重於
父子君臣之際此 殿下之所以雖切頤養之心而終不

以國事自絶者也伏願 聖上上念 宗社之重下副臣
民之望更就義理上研窮而體認之則其所遲疑而不即
决决者亦將次第氷釋而 宗社幸甚臣民幸甚

玉堂劄子 丙申副提學李某副應教金尚容校理權 校理韓浚謙副修撰申渫著作金光燁等

伏以播政之不可行前後章劄論之已盡臣等無容多贅
第臣等所深惟而惑之者以 殿下之明聖其於國事之
危幾必有見臣等之所未及見憂臣等之所未及憂以臣
等粗識猶知此事之不可行於今日而 殿下乃欲硬使
行之及拒羣言至此之彌久彌堅何也 殿下每以謝事
養病爲教臣等請言其無益也 殿下貴爲千乘富有一
國獨未試者居閑養靜之事兵禍播越之餘霧露憂灼之
深 聖體宜傷 聖慮宜倦宜欲一日優閑養靜之爲急

也顧念易肆而難節者人心也旣休一日則有一日之安而一日之後此心愈倦益求無限安逸則其心反不得安而餒矣譬之適遠者徒步雙跚筋力已乏而得以乘馬則雖欵段之駑頓覺安快若以安車駿馬日肆馳騖則雖駕八駿之逸猶不滿其欲疾之心而於八駿之外益求安快天下之事豈有無窮而愈往愈快之理哉反以三隅則凡事類此是故山林自適之士人見之宜無一日倦惱而其實則優游自得之日少是在調適得節而不徒在於閉門絶想而已也今夫匹夫數畝之業委之克家之子猶不敢果於忘家晨以指揮夕以點視晝思夜念猶恐此子之或誤此事也況 殿下以 祖宗付托之重當國家危亾之際雖東宮仁孝聰明果可以攝政而其能一日忘國事哉

既不果忘則無寧自為之為無憾不然而事事而憂憂之
則勞勞則病至焉道家延年之術固甚誕妄而學之者猶
先勉去愛怖鍾離翁鶴嶺十試之事可驗已 殿下三十
年憂勤積瘁之後鼎器安得全完藥物安得全茂而乃欲
忘國家之重顧從事於冥觀絕物之為式假令冥觀絕物
而有得焉仙佛之學一向鞭辟於內終歸於恍惚偏側之
域故先儒譏其道小而私非帝王光明御世之道在易乾
之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隨之象曰澤中有雷隨
君子以嚮晦入宴息頤之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
語節飲食人君健以行天之道宴息以休其精神慎節以
養其氣體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
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於以養生則 殿下心有

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福祿臻而社稷安矣何必忘不
祢忘也 宗社行不可行之攝政拒輿請而閉重門始能
調養 聖躬也哉臣等愚不及此而其所質之六經聞之
明師者如此乃敢為 殿下獻焉且 殿下每以臣等以
天朝為諉為過此則臣等非敢故以為諉亦非過也 天
朝之所不許冊封者非謂東宮不可封其降勅專責以經
理者 聖旨丁寧昭如日星特以中國之故有所遲難
若不得許封而遽以攝聞則 天朝欲許則自壞大防不
許則念我危疑此我國所為自貽 天朝處置之難臣等
明知詰責之必至責至則其說必纏繞而難解 殿下其
將何辭以解之臣等亦將何辭而暴白於天下乎朝廷之
禍恐自此而始矣嗚呼國勢之艱危人心之疑惑日急一

日當此之時爲臣等之說者肝膈之忠也承 殿下之旨
者妾婦之順也 殿下平日所養於臣等者忠也非順也
臣等不敢以非 殿下之所養者報 殿下也人君聽政
一日萬機而臨御以來已至二十二日等以數之則其機
之曠滯已有幾許萬哉其中討逆之擧誠一日不可稽者
而任置至此臣等竊恐不測之禍迫在朝夕臣等驚下非
敢強執不必論之事與至 尊故爲毋勝憂遑悶迫之情
填胷滿臆不覺其哀鳴懇禱而自陷於拂志之誅其情戚
矣其事急矣伏願 聖上少垂憐察栢舟之詩曰母也天只不諒人
只臣等於 聖上亦云也

玉堂劄子 丙申副提學李某副應敎金尚容校理權梜著作金光燁

伏以臣等伏見昨日 下大臣之敎軍務及事大之事許

仍聽決 殿下此心社稷之福也中外之人徒聞近日
聖教之峻以為必未易回天而臣等待罪經幄密侍 聖
明或至十年有餘深知 聖明憂國如渴視臣民如子今
雖禍亂之後臣工恍惕萬事荒凉吁嗟欝悒國家之事不
如 聖意者十居八九而不欲推諉於羣下之罪乃自謙
損有此舉措此臣等所以感念 聖懷欲死不得寧陷於
不測之誅而不敢承命伏地哀鳴幾至一朔之久終恃
聖明必不脫屣於艱大之業而捨臣民如遺庶幾改之惟
日望之 聖教及此臣等始知所望於 聖明者不虛也
臣等亦至此而其知創矣敢不刻心改圖竭股肱之力效
一割之用獲見國事粗完 乾心微怡則雖死萬萬無恨
但念 殿下既不能果忘國事而國事之危迫一向為急

切望 聖明亟因此心幡然俞允則 宗社之慶孰有大
於此伏聞 聖明乃援 太宗朝事謂有家法此則大不
然 太宗朝則國家無事且是國初元氣方盛今欲效之
不幾於四牡橫奔而乃責以鳴和鑾哉且當時 世宗已
受命 天朝尤無所碍而然此變例亦非後嗣必所取法
且此雖非傳禪之比而我國至誠事大雖在前日一事之
微不可苟隱而況今日受恩之深父子之情顧此大事何
敢不以實聞唐官之往來者絡繹我國之事無微不知雖
欲不聞亦不可得此理甚明臣等非敢故爲多談欲以智
辯而窮之也更願 聖明亟因此心俯允輿請則 宗社
幸甚臣民幸甚

玉堂劄子 丙申

伏以臣之事君不一其道君之責臣不一其事君不可以難行之事責臣下以必從臣不可以必危之道迫於威而惟命苟或君而必行已志欲臣隣之莫予違臣而不思匡救唯承順之恐不及則古今天下未有不喪亡者也今日攝政之舉大小臣僚瀝血一月論之已盡事勢之必不可行者 殿下亦已洞燭無餘而猶且一向堅執迫臣等以必行 聖意所在臣等實未能曉也 殿下以為今日之事勢何如也倘或承順 聖旨奉行此事而有萬全之利無一毫之危則臣等何敢強為相持甘心拂志之誅而不知退也日復一日相率在庭悲號哀懇必期回天者誠有所不得已者存乎其間也嗚呼喪亂之際國危如髮奄奄延延莫保朝夕而幸而不亡得到今日者其誰之力也實

賴 天朝終始極濟之恩民心固結不散之致也今者東宮冊命三請未准而不奏 天朝遽行攝政則詰責之來烏得免乎既被疑訝而無以自解則後雖有急誰因誰拯又况數年以来民心日揺胥動訛言罔有固志近緣此舉波蕩益甚皆懐渙散之計将有不測之變種種可憂之端不一而足以 殿下之明聖豈不念及於此乎 天朝一疑不可復解民心一散不可復合此臣等之所以寧伏鈇鉞之誅而不敢承 命者也臣等伏見即日下大臣 聖批有曰今日非是應博學宏辭科安用多言至以百僚血誠悶迫之言為彊為逼迫臣等相顧惶駭寧欲入地而不可得也嗚呼逼迫君父人臣極罪 殿下此言其出於戲言耶豈以 殿下之平日尊敬大臣而反有此未妥之教

耶今日大臣之伏閤哀籲者非敢好爲論說馳騁文字也
非敢強執己見而迫脅君父也只陳一國臣民所共之論
以冀 聖心之萬一悔悟無非出於愛君憂國之至誠也
殿下固宜平心優納之不暇而每下嚴峻之教以塞忠諫
之路臣等先不勝痛悶焉伏願 聖明少垂憐察焉

玉堂劄子 丙申

伏以臣等俱以駑劣遭遇盛際沐浴 聖化密邇清光冀其
螢爝之微不足以裨日月之明而乃其素心則唯以愛君
憂國爲第一義庶欲策厲頑鈍共濟艱難少報天地生成
之德不意國運猶否 聖心遽倦謝絶羣臣將欲脫屣而
不顧臣等悶悶遑遑如失父母扣心瀝血晨以繼暮千言
萬語盡歸虛地一日二日遂至三旬意已竭矣辭已殫矣

譬如涸轍之魚煦沫相依朝夕待盡而猶不為　聖明之所愍察臣等之計其亦窮矣嗚呼以常人之情度聖人之心　殿下之為此舉亦有大可悲者存乎其中蓋以勵精圖治忠懇數紀而變故横生國事塗地雖其薪膽刻厲日不暇給而百工玩愒如水益深至讐未復事機漸遠　殿下之所以中夜慨念盡然疚懷者宜如何哉寧欲身自棹脫使國政不入於耳以為匹夫決去之計噫為今日臣子者雖甚無狀自非木石到此地頭寧不知惧存亡成敗當決於茲羈鞿鈇鑕誠所甘心俯仰天地何以自解上自耆老大臣下至韋布軍民席藁伏地日望　天聽之少回而重門咫尺轉成千里宸心漠然愈久愈阻上帝茫茫胡寧忍此伏願　聖明上念　宗社付畀之重下副臣民仰賴

之功亟加憐察以安國家則臣等雖死之年猶生之日也
無任惶懼祈迫之至　備忘記曰玉堂以經幄論思之地
項目累進劄辭而予方悶在衷曲欲逃不得不能一一酬
答雖非本心負罪多矣敢以爲謝言于玉堂

玉堂劄子 丙申

伏以臣等伏承昨日　聖教慰諭勤懇誠天地父母曲遂
螻蟻之感心也相視隕越不勝感淚之交頤也臣等無狀
其在平日優游於　聖恩涵育之中不識不知孩兒恃恩
狃愛不覺其母慈之罔極及其一刻不見則啼號注望手
足並作若不得以生者臣等當伏闕遑遑之日其哀鳴顒
望而無路自達者何以異此信古人所謂民不可一日無
君也惟其誠意淺薄曾不能一言悟主尚賴　聖明自不

忘國事諸大臣赤心籲呼 聖明幡然改圖得至今日如
日月之晦而復明此正羣臣明心勵翼以無負 聖明之
秋而臣等碌碌學不通方才非識務貿貿隨行以盡啓沃
之責豈期 聖明尚軫已往之瞽說至以負罪爲謝爲
教下臣愚暗自不知 天心之孔昭而日月之明則誠無
微而不燭非臣等頑首所能上報而噫禍亂之慘無有如
今日事機之難亦無有如今日何者倭奴之狡詐非如戎
狄之從頑我國之殘破亦惟仰成於 天朝當此之時雖
使古智者處之尚未卜其必善收殺幸而 聖慮淵邃洞
見事會延納群策圖濟艱難楚丘之業得以不亡在今日
終始刻勵報窮天之讎完僅綿之緒者亦只在 殿下之
一身伏願 聖明毋因一眹過自謙遜越此機會綢繆至

計留心大道絶偏係之私倚任忠賢盡謀猷之誠布誠心以感民心感民心以回天意天意則中興之機亶不外是民心不感而天意可回天意不回而大業以定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近日廷臣於闕左聚號之餘久不得瞻望耿光章於溫暖之日或開筵便殿或引接大臣以咨詢機務則臣等亦得因此一承 天顔是區區戀 聖之至情也

答曰省劄良用惕然但此志旣不得遂此身如窮人無所歸欲冒居則不能欲播遷則不得因仍苟且於無耻寄生之間此何理耶其將向誰訴之直欲籲天而無從心緒亂矣病日益深其能講學而應務哉此予所以日夜徒自痛悶然當於拜陵後開筵

玉堂劄子 因災變請行親祭 丙申

伏以臣等竊嘗聞古人之言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今日之憂患極矣若將可以生者矣是何灾孽之譴告未已震雷雹鼈蟻虫之妖式月斯生終至於彗星之變至犯太微臣等驚惶憂悶意以為將傾之器又遭推覆誠不知所以為心夫所謂生於憂患者非謂憂患已極則自能當生也人有安樂冥豫天出憂患以警之人能修德思弭克孚天心則天始悔禍使之生之也然則可生之機當於得天心觀之今日之天譴至此則今日之憂患恐當不止於此非惟不得生而已也修德之道莫先於孝得神祇之感當先於氣脉所存處而得之臣等伏念壬辰兵亂之始 廟社之顛倒極矣臣等思之絶氣不欲備陳以疚 殿下孝慕之懷也及還舊都則 廟宮丘墟人民已散 殿下之所

傷痛即列聖之所傷痛也其彷徨靡依理所必至殿下痛哭明禋以謝以慰是固情禮之所當爲而不可一日而緩者也權殿寂寥星霜屢變尚不享同氣之祀　殿下之心以謂　殿下之身爲可絶於　廟庭者耶設令可絶列　聖絶之　殿下不得自絶之也嗚呼禍亂之作歷代之君所不得免今　殿下受禍不比復還舊都此誠列聖之所慰喜於　殿下者其又何絶焉　殿下每有擧動必經由　廟前路矣宮門寥闃窓戶無紙是一廢宅也　殿下違而過之未知　聖心安乎否乎臣等不須多言宜於聖心一念上求之即今秋凉垂至　聖體益茂宜不卜日亟稱貽享以謝罪愆以安列　聖在天之靈則列聖厎豫天心可得矣臣等仍念功莫難於中興事莫難於振頹昔

之句踐卧薪嘗膽出入使人呼之是句踐誠意未至則其卧嘗而呼之者必將慙恧齟齬而不可為也是其立志刻苦唯恐寢之或安味之或甘耳之或忘以為必如是然後吾心無懈而群下之心亦足以動之也如是二十年而後始成其志其事顧非難歟我國虛文太多文節太繁作事泛泛不着切實此其素病 殿下守常時之規模行無實之文簿欲辦此事是猶緩步理髩而救燃眉之急也人心之頹惰又甚於曩時百隷怠官庶司行私大小忨愒立者逶迤匿等以為 殿下不親行大將之事不可為也毋以小惠玩人毋以徒法束衆毋謂承順必忠毋謂篤行必愚推赤心置人腹中躬辛苦以率臣工號召勸勵有必死之志則人心庶幾感激讐可復而國可為也衛詩定之方中

卒章曰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稅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以文公塞淵之心行文公桑田之稅臣等不勝切望焉且凡天下之事雖匹夫數畝之家耕田緝麻之微必男女齊心雇役協力然後功可成也況謀國之大事乎當今之勢正同舟思濟之心其有欲溺者乎亦豈有不欲其得全而并全其威儀者乎必也相聚謀議得其長策則協心專力而行之如或無策出於下策苟不得其長則亦當知其為下策而同心行之以共成敗可也今日當事之臣出於無可奈何為苟紓目前之計是固非長策言官直截之論所不可無至於街巷之論有為寧亾而不可為之說者此則殊非謀國之宜聖人非不知據經守正之為可然未足以盡天下之變故著一權字如追兵在

後則徑實之行不避嫂溺當援則援受之禮可捐是不可
徒泥經權而爲執一之論也但恐此策本不足以救亡無
且旣言其誤且試其事亦恐致力不專疑事不成以致經
權俱失彼此不及莫如審其可爲不可爲之勢更究長策
得之則改絃而行之不得則又思其次勉意圖之不可枉
爲空言以失事機而已也噫援方任能必須先取人才弘
濟艱難必須上下情孚　殿下苟能布廓公道恢張志士
之氣斥去讒邪以堅股肱之寄則人皆思奮今日之昏惰
皆可以爲用而況君相相得忠賢得以展竭其心力則宮
中府中豈有不合爲一體之理哉懇乞　聖明俯察臣等
之言速親廟享以爲感天心之本篤志實行以爲湔國羞
之基審强弱之勢定存亡之計興起羣才任賢勿疑使

祖考悅而天心回衆志一而大業定不勝幸甚

大司憲辭劄 丙申

伏以臣伏奉十月初九日 聖旨以臣陞授司憲府大司憲階嘉善者臣惶恐感激不知所以自處也仍竊伏念嘉善宰階風憲重地而長官為尤重雖在平時固不可人人竊據也而況兵火之後名器逾輕鄭危之際振綱尤難決非如臣謭劣踈曠孤陋尸禀者所可忝居今日之 恩命誠出於尋常萬萬而恩必適器始可言感若臣者鵜梁鶴軒自知不稱恩深適懼懼極而生悲退伏憂泣以待公論之發而已過三日不聞處置乃敢障蓄來謝逋慢之誅亦所難逭非不知陳疏抒私極涉瀆擾而循例 啓辭恐歸虛讓或不盡情敢此干瀆罪尤萬死臣少失嚴訓倚母為

命臣母雖教臣以義方俾免禽犢折葼之咎其嚴幾何無父之兒遂成驕惰幼無養正之功長乏師友之益徒以家貧親老遂專心科第惟欲得一縣以養秋毫無僭越之心及僥倖中第之後前後往歷皆非所望臣非敢謂僥倖可堪而當之孰心無常始以驚中以狃終以頑且以母在謬恩猶足榮老母眼前苟且持循得罪神明者難以一二計果蒙天禍偏母又逝今則又無爲屈之地臣可揣分辭受庶免冥罰而猶且黍冒論思之長已至十箇月中間屢屢呈告非敢謂 聖恩可辭實出於省涯循分而加以爲子不孝荐遭閔凶父喪以弱母喪以兵俱不得守天下之通喪茲者邊警少緩日夜之念長在松楸而伏蒙 恩旨敦諭尚不得遂臣情事臣行無安步寢無安夢出門茫茫若

無所之入室棲棲如有所求朝祈而夕禱者惟是家恩護寵得諧數年之願而不意 殊恩異數又出於夢思之所未到此由臣福祿已盡死期垂至重臣偉恩之罪傾臣將覆之器實恐死亡無日旣不得一日退盡霜露之慟又不得餘生少效涓埃之報伏乞 聖明天地父母察臣言非循例諒臣情出肺肝將臣新授職名亟賜改革特賜可堪之人則私情幸甚公論幸甚名器幸甚臣無任懇懼悶迫之至

答曰勿辭更加盡職

憲府劄子 丙申大司憲時

伏以朝廷初遣信使者非謂爲此必可保其無事因 天朝欲行之計念本國殘破之甚姑試爲之幸成則庶緩目

俞得有生聚之頃不成則因而用兵猶得一息自圖不言
為權宜之計賊之再動則固不待今日而知之其繕兵峙
粮謀以自振者何嘗以此而少緩哉我國人心玩弛本無
遠圖術計之後有若事已結局者然大小怠緩操練蓄積
之事雖或為之專不切實有同塞責試以一二事言之積
蒭非如蓄粮之難護山草卉只消採打葉遊府又親督
之而視同閑慢不厚積待需以至雪深多取武士正為緩
急而不加東往伴他閑遊事之易辨者如此其他可知目
今賊酋果不見信使迫回冊使悖慢至此禍機十分已發
其八九衝突之變迫於燃眉君臣上下正當飲冰戮力共
濟桑榆之效而顧乃先議退避至以先運士大夫家小謂
上教允當若果如此向之修城浚壕練兵益粮之計適以

勞民召怨而為資敵國之地也何事於斯但當秣馬糜粮為擅公上策而已古今天下安有此理京師四方之根本上之所為下之所效根本一搖而欲枝葉之不動雖人人戮之不可勝其崩潰潰之不已竟將安之議者皆以京城為必敗之地臣等未知何者為必勝之地而今日之勢又與壬辰不同臣等伏見孫經畧題奏 聖旨三萬三千兵為久已整搠屯劄近東地面其勢當朝請而夕發我國難於餽餉只先請三千其數少而尤必速來此兵倘來則用之屯晉星全忠等州要路則不足必來駐京城以借聲援客兵出來而主都先空則 天朝其將謂我國為何安有主先出避而徒欲望救於他人之理乎議者皆以關西為可保不過為其密邇 天朝而且以壬辰之事為可并侔也

壬辰以前則本道緣禁斷船路本道之穀充牣道內加之民力富饒有裕得以支撑而今則累竭民瘼轉為愁苦之場雖往其誰悅之而又將何保議者又以為事有至難則內附為偷生而國之有君猶軀殼之有氣氣乍離軀殼則便死矣豈有君一去國而宗社不亡之理哉今日之民生與賊相戰則可死者唯在於賊而賊且強暴逆天我國無他失德天神之助安知狂猘不為仁義所掠也哉若避而去之則可死之道在飢寒在土賊在猛獸種種不一此民之所共知也春清野燒山使賊進無所掠而召聚民戶某州某縣則合於某山城某郡某縣則合於某鎮城鐵甸某某邑則聚力京城嬰城固守為死中求生之計則賊之得利亦未可知假令勢窮力迫委而去之是出於不得已權

宜之策何可先算退避之便易謂為勝策哉倉卒奔迸固
多顛窘而數百年 宗社棄而去之斯已不幸耳又何可謀
其行李之便報而先思搬運重累之擧潰四方之人心而
必亡之道哉臣等伏聞今日 傳教責立夫馬是雖托於
看審藏胎載持軍器而 聖慮所在小民誰不知之臣等
竊悶焉伏願 殿下克堅 聖志毋思苟保亟下惻怛之
教而布告中外收合死力 親御旌鉞臨閱三軍使遠近
忠義之士知 上親征之旨同迪果毅遠遣李元翼于南
方董率各該將領鎭撫人心督繕戎備兼又多調水兵就
助閑山島原注舟師遮截海嘴仍令沿路諸道清野搬餉
據保山城允爲便益元翼上來已久不即回還南方之人
聞切顒望警報又急則其待之愈切不宜耽延挽住致悞

大事臣等竄儒待罪風憲雖無一策可賛籌謨而猶知苟
保之無益進戳之或生敢陳瞽説以備採擇伏乞　聖明
留神焉

　都憲時因舍人俞大禎緘答措斥辭免劄　丙申

伏以臣以庸陋濫蒙　鴻私待罪風憲惟知感激恩造圖
報涓塵而不揆尺土敢思障河以爲我國之事陵夷壞裂
莫可收拾者專由於關節之盛行乃於　經筵啓請禁斷
俞大禎與臣少時同袍以臣親無可嫌送吏傳語吏自不
察傳之於吏卒祗迎之處臣妄意大禎與臣親而犯之於
公贍之地須此先擧可正他人不思濟濟相讓之風不可
行於今日亦不思臣之前後所履敢行彈劾始臣實無他
腸由臣無狀致詰臺緘貽　清朝士友之羞臣亦至此而

欲自愧死且念臣與大禎最舊當時臣所曾請於大禎者雖漫不記憶慮不止此一事但大禎以故舊之情而未減之耳是則臣之所犯又多於大禎即烏可以新舊論也當國家危急之際如臣駑劣他無可效惟東西燥濕惟 命致死為少自盡而猶屢屢署病而不敢出者誠以臣而仍冒法府則無以扶臺綱而勵士節懇乞 聖慈諒臣情勢亟加罷斥公私甚便取 進止

以陳御史接伴陛正憲辭免劄 戊戌

伏以臣聯日伏聞 聖旨加臣一資者臣且驚且恠仍竊伏念爵以命德秩高則愈重愈重則愈難慎臣以薄劣無狀叨竊 恩寵備位正卿心常愧懼雖不敢循墻以避伊不勉臨木之憂今蒙 聖明不以臣為不堪 命之以

儐相之任臣雖奔走周旋不敢不盡而應對之間館穀之末甚多缺誤無以顯 聖上敬 王人之誠是固刑章之所宜加設謂臣無大闕謾不至置罪亦不當假以命德之器而衢 聖上難慎之意也臣上年八月新承謬 恩僅及八朔又增重資臣之器滿則覆無待今日而爵是天爵其義不但臣不敢以濫處也臣筮仕 清朝十有五年忝居八座負乘慙 恩誠有萬萬而然臣自省前後亦不敢由他道而進也近者往來天官或請優叙接伴陪臣彼皆以日月之久伺候之勞也未有如臣之暫且無勞而得之者也今乃班之一譯史而等蒙 恩典則雖厮儓之賤其将謂臣爲何臣雖庸下不敢以冒受爲榮伏乞 聖慈曲察臣情非出於虛讓亟於未回咨之先還收 成命則臣

當服勞加謹如新受 賜臣無任惶悶懇祈之至取進止

弘文館提學乞遞劄 辛丑

伏以臣於文墨之技全無宿功當初學舉子業但欲竊末科得一縣以養母耳及晚登科第有司見臣屢倖塲闈遂謂臣工於組綴以文翰責之殊不知前日屢倖實由於才劣不能一戰而霸也臣亦非不知不敢承當而才者人之所共讓而不居者入見臣之讓徒謂臣循例而有避事之嫌故臣乃逶迤不去人又見臣之不去不知者謂臣果能而當之具眼者固哆然笑其後矣壬辰之後雖有察行文書之事而亦出於臣僚相失之人之故 上之所使下之所當都非謂之果能也忝陞宰列之後有司泛以臣爲曾叨 賜暇之列而又粗知文書本末備擬提學之選臣屢

辭不獲出入隨行已涉五年矣臣之謭薄抱釁一生積憂
摧心加以蒲柳早衰鬢鬚已換精神衰脫聰明才識索然
而盡如有物於此而被人竊去已不自知其亡也視前日
所撰文字茫然若出於他手視前日並肩等視之手歛然
怯縮有不敢與語之意此非臣猥妄之言盖文章者人之菁
華精思已去則其華宜謝且古人為文藩籬閫閾皆置筆
硯其勤如此豈有廢學垂二十年重之汨沒憂患而文能
守我而不去之理乎提學華銜非苟榮人身而發之者擇
一時才望可以為他日文衡之地者而預習其事間或文
衡有故則代行其任非如臣並喪其舊學者所敢一日仍
據致文風之日替而名器之久假也伏乞 聖慈諒臣所
辭匪出虛飾將臣兼帶弘文館提學職名亟 賜遆免不

勝幸甚取 進止 非猥

答曰卿才調最高豈不合於提學宜勿辭

文衡辭免劄 壬寅

臣之於詞學素無宿功放冊又過十餘年此非臣過讓儕流間所共知愛臣者多責臣絕學臣亦無他事業非故為是絕之多經憂患精思耗喪凡觀文字其心會而樂之者大不如前且復掩卷輒忘觀了一書都無一事自知無奈進切而只自嘆咤凡為文者數日拋棄其鋒滯其源涸古人所謂一日不讀書舌本強者非誣語也況臣廢業至於十餘年之久乎朝廷之前後敎臣率用文字而臣自顧其實如此不容竊吹詞垣至如文衡之任則舉一世士子為其門徒問字質疑鑑裁好尚以定趍向不可但徇才華以

悞欄柄苟非老師宿儒德望茂著者其何能導率一世以
正士趍此則又非如臣者所可依倚與論用人一失其當
則名器遂輕責任不效臣非敢為非據懼貽爲國體憂況
今才調萬賢於臣而篤學不怠者有之豈容舍此而與臣
徒使臣日增狼狽臣於昨年伏承 恩旨戒勿虛讓臣感
激怔營不敢失墜臣實可堪何敢浪循故事以重罪戾臣
分過災生賤疾適作稽謝 恩命又至此之久尤不勝惶
恐伏乞 聖慈諒臣肝肺將臣新授文衡職名亟加鐫改
以便公私取 進止

慈聖皇太后徽號事不須更咨禮部劄 壬寅

伏以昨日承文院官員以大臣分付將本國禀問 徽號
事禮部咨一道令臣點化者臣待罪本院不曾聞此事今

聞此語始研究其故則慈　聖皇太后上尊號事　聖節使趙挺已覔得謄黃詔一本馳啓而承文院未及覺察前去謝恩等使賫去文書俱不書尊號令次　聖節文書查對時始覺其悞而下吏要免前日不覺察之罪諱其謄黃已到乃告曰此事只出使臣聞見而無文照可據以致本院仍為啓辭將行稟問之舉臣因此思之凡　天朝有褒慶榮異應行慰賀者率皆因使臣在燕都馳啓者舉行不曾有稟問之事況此　徽號事則前日已令義州府尹探問遼東都司衙門審有賀表格例非徒有謄黃可據實非陪臣浪傳也既覺其闕則隨覺書進可也設令該部覺其晩書不過曰外國所聞有早晩耳有何見察之事乎今若不信謄黃不信使臣馳啓而必待稟問禮部則事之有急

於此者亦當待其稟問後舉行耶且 天朝之人以奉使
外國爲榮者因此移咨乃曰朝鮮視同內服而如此大典
不行誥諭致此稟問自今可依內服事例一體誥諭云則
榮寵則極矣而接候之煩本國其能當之耶誕生 皇子
之詔亦自龔吳始自今作故甚非難事不可謂無此理也
臣愚妄意不必劄此無前之例又生枝節旣覺其闕則但
改書一通表文甚合事宜伏乞將臣劄內事意下本院册
行稟奪幸甚取 進止

以校正廳堂上陞秩辭免劄 癸卯

伏以臣伏奉 恩旨以臣等五人有校書之勞各加一資
者臣自念效勞之微最劣於諸臣而受 賞之重最濫於
諸臣玆不敢自比於諸臣而別有所辭盖臣素昧易學但

以職兼文翰之故例隨諸臣之後每仰覩人口對案懷慙真所謂竊吹弄間有何尺寸之勞可以當 錫馬進秩之榮乎同賞諸臣或品內稍陞或循資例遷至於崇秩則非德足以弘化寅亮者必耆年宿德者當之在乎時居是列者舉一時不過數人 先王命德之重可見設戶有校書之勞固不可以讐正句讀訓詁而得之况臣並蔑微勞者乎噫倖賞不祥濫分可懼臣蒲柳早衰官聯驟高所以致此者是臣死期垂至從滿年數耳臣家無父母器滿且傾死無所戀惟區區犬馬之誠願少須臾毋死及見 聖上完再造之業而享大有之盛伏願 聖慈天地父母寬臣福過之灾 假臣須臾之命無任懇祈有 恩即謝臣子之分義而臣屛伏私室以待公論之發今已累日尤不勝

逋慢惶恐之至取 進止

乞遞文衡劄 癸卯

伏以臣猥將賤疾累次呈告已極惶恐而伏蒙 天恩於三告之後 特命與暇國朝故事唯大臣得蒙此 恩其以下間有得之者率皆宿德重望進退關於時運者非如臣譾劣所可承當感激征營不敢更有陳請第臣寒熱之證實十餘年前所患每時發作無常重則爲瘧輕則作寒作熱以致心神煩攪飲食減少元氣漸頓久服藥僅見調止臣之前後呈告多以此證今年則早春受由在墓山積襲寒氣其發尤重每日必作於午前大小公衙皆在午前適會 節使連仍合坐頻煩錄勳重事亦爲方急此臣之不敢供職而冒死瀆擾者也且臣又有所大窘悶者不得

不吐露於　君父之前典文華銜極一時之清選叩篋之徒所共歆艷而為稽古之極致父母之勉諸子孩童之始學字者無不以此為期待臣雖頑迷豈不知此職之為榮亦雖高邁何敢有不屑於此哉第居是任者必需副其職非徒竊虛銜以苟榮其身也臣之絕學鹵莽之狀累為陳達而未蒙　聖諒反涉虛讓臣苟不然何敢一毫修飾犯欺罔不測之律而但欲賭克讓美名也哉臣少嘗強記亦頗有迷性近為疾病之所侵薄憂患之所嬰拂而犬馬之齒已過五十矣精爽已逝傀儡徒存每展書讀之張有陰陽面來了陰面已迷陽面世所謂掩卷輒忘者猶多乎臣也又古人文字平日所嘗讀而樂之不覺鼓舞者取以讀之只是等閑平平文字不再覺其可樂也是猶老人口

爽吹舊所嗜脂膏不覺其旨腴如前日也臣以故專廢讀
書士子所樂莫樂乎讀書古人有老而忘倦者臣非故去
此樂以讀之而無效焉耳有司不知臣實狀徒以臣久忝
文翰畢臣以擬是何異殊亡而徒謂犢為狝也臣初受此
任不敢固辭者實感前後　聖諭謂章有所可勉也強顏
冒擬已至周年到今見之則臣自少不習四六每入場闈
如逢出表閣筆空坐及叨　賜暇之後始被課程所督稍
學效顰而生拙齟齬此則一時儕流所共知每撰出事
大表文不成摸樣必勞人代斲若　奏咨文書則在工拙
之間臣亦綴出而今則勢有所妨凡作文者如作舍其房
堂楹奧闊狹曲折皆有主者心匠而梓人不知率意營斲
一一布置皆不適當未免隨建而隨毀徒貽害煩而功遲

臣之爲文書正顙此每撰出一書必仰人改撰國之設文衡所最管者事大文書而乃所爲如此空帶主文之名是誠自抱琴瑟鼓之在他而隔壁聽之者謂已能之此臣之所以聞喚主文必大顔赧者也方今詞林老匠已試而效者有之文翰自任篤功不怠者有之何容臣竊吹任致僨事也哉臣之疾病癃𤸎既如彼受職不效又如此唯宜屛伏偷活而如致仕一節臣年既不及亦非如臣者所敢爲倘蒙 天恩憐臣向日之誠不欲遽離 闕下而量才馭策則先命遞臣所帶文衡惟器是使俾安拙分公私幸甚臣無任惶懍悶迫之至取 進止

答曰卿高才獨步孰不知之卿而辭文衡之任其誰能之雖有疾病宜調理行之

辭文衡劄 癸卯

伏以臣當初仍冒文衡之日非謂事體當然亦非謂才有可堪但念 聖教丁寧不啻如慈父之誨子臣感激循退不敢再擾於 曲成之仁也其中心所未安者則日甚一日而䩄顔冒居乃至引月經時臣不敢有隱情於 聖明之下乃敢陳瀆於 靜攝之中臣實死罪臣慶學鹵莽之狀前陳已盡不敢每擧以煩 聖聽臣今年五十二歲矣自他人觀之此正方茂之年而受氣短弱最易衰替自上年秋冬間目視梅梅數月以來雖分明文字當晝視之亦不得容易辨認亂後書籍全亾只有家藏若干唐本不得辨得眠蚕兼且精爽荒澌朝與人語過午已不知所與語者何人所聞者何曲折以此雖欲黽勉加工知不可得古

人云一日不談義理舌本強豈有金處看書而其宿功剩力可以供用而不匱者乎以臣為此語似若太早而譬之植木有寸而枯者尺而枯者尋而枯者干霄而益茂者此在各其氣量殘盛之如何不期勳封猝極器謚則頓此正促亡之兆文章以氣為主臣嘗觀儕流中人死期垂至則所為文詞輒先枯削衰颯臣筮仕二十年率以文翰侍至於西扈播越之時則尤昵侍左右所敎辭命工拙一一皆經 睿覽 聖明試即此所為文詞而求之其消落之實臣不敢一言以誣也況今館閣之間人才著稱不須容不必須之身據不敢當之地傷不可改之體也臣伏聞議者云撰定體面須要可用為常者文衡宗伯承文院提調當為一骵豈有解宗伯承文提調獨據文衡而可以為常

者爭此說真的論臣雖欲貪戀榮名竊吹冒處亦不可得矣伏乞 聖明諒臣此說出於肝肺將臣所帶文衡 亟賜遞免則臣生有一日之安死有九泉之感無任揆分懇祈之至

答曰文衡重任不可輕遞卿宜勿辭

文衡辭劄

伏以臣之叨竊府院最為無據今次恩賞 命依光國平難時例而此則光國平亂之所未嘗有臣之龍灣賞加之事已在十三年之前事且未暇人不得知故臣曾於謝恩之日已為自列以備公論之駁正矣至於判書及承文提調則自有近規謂可循例得遞而展轉擬議至浹兩旬而不決該曹覆啓日日滿紙再經收議臣尤不勝惶恐戰

縮之至目今又有更議施行之命則臣固當屏俟處置而
朝廷方請擧繆儀臣一向引退不無留滯周南之嘆敢安
先出口臣誠死罪臣伏見朝報承文提調遆仍之難只是
緣臣忝帶文衡之故文衡之任必須臣可爲而他人不可
爲則反覆稽查必欲變通固宜如臣則自初甚知不堪前
後控辭非一非再一日二日已及三年臣之妨賢瘝曠固
已多矣臣之廢學之狀曰先所陳已詳及今鹵莽尤甚臣
不敢爲謾辭即 聖上監臣所爲文詞則便得其實狀非
出於虛讓險釁餘喘一生長在憂傷悲念之中精爽已遊
所存如土梗看書不但掩卷輒忘所看者亦全無意味每
有大小述作見之者不覺掩口臣常懷窘悶欲再爲陳請
而由其誠意淺薄未蒙見察於前故不敢任情瀆擾也適

有濫及之銜體面相妨則何用容此尸素以益處置之難也伏乞 聖慈諒臣至情非出虛假將臣所帶文銜亟命鐫遞一以完朝章而便體面一以去虛帶而安愚分不勝幸甚取 進止

荅曰有司之緊議而不能即決者無非區區為朝廷事體耳非有他也其遞其仍於卿何損卿宜姑觀有司之處置勿辭

辭文銜劄

伏以 恩旨丁寧 不准所請愚衷懇迫不敢但已將再干於 聰度合先伏於 嚴誅臣誠惶誠恐伏覩 聖教謂臣不可輕遞夫始之慎簡改圖難輕始非慎簡百改非傷况臣血指待罪已至三歲之久今而改之亦已遲矣臣

一生險釁福命凉薄事與心違跡與情乖始臣之學舉子業也非有意於文章顧以家貧親老只欲竊一科得一縣以養而既仕于朝則亦不容尸廩遂留心吏務粗有所研討洎筮仕之後濫從學士之列物色已分一撥未奉責非所能消埃莫效率之親不待養風樹不止麟揎靦顏白髮滿頭遂為人間不孝不忠之歸昔也猶以榮名悅親為慰今雖金犀炫煌欲悅誰邊昔也猶以事君日長為覬今則筋力已衰將何報答臣詳觀世故屈於天而伸於人者非有人責必有陰譴臣德薄而致高位效蔑而孤 鴻恩此所以天靳其年而促亾有徵至於文衡之任則不但循分難堪抑亦揆體不便尤宜先斥使冒名者知恥臣雖至暗自量已審乞解之請不絕於口而 恩命之加日以彌勤

臣實兢越不知攸處久妨賢路非臣本情迹旣濡滯宜詔
臣饗伏乞 聖慈憐臣自知衰朽諒臣猶耻冒擬亟命
觧臣文衡俾無瘝曠之誚以安晷刻之命不勝幸甚
答曰卿固可合且無拘碍未可辭遞勿辭

辭文衡劄

伏以臣未遂愚衷輒冒 宸嚴三瀆不止萬死猶輕伏見
古人有奏表陳情而不以僭踰加罪者誠以臣之所懷不
控于上伊誰因極臣之請解文衡者非但以體面有碍誠
以蒲柳早衰才力已退有如物在於此而今日不知其々
也何敢虛帶重銜以誤文柄臣禀氣駑孱自少無騰揚振
起之念行見人家有茅簷向日則不覺心喜直欲竄身其
中至於仕宦榮慕之心則如臣之流不敢論多少而今數

猶毫末弱也少壯如此及衰可知無且勳名猝盛驟躋府
封敢曰稽古之力實是布衣之極罷瀛當傾一宜休也才
恩褒替二宜休也筋力不支三宜休也伏蒙 聖朝收錄
羈靮之功者欲其榮之也欲其安之也臣之庸下以退為
榮以拙為安況臣家世清貧食祿一品百口免飢德至渥
也 恩至厚也何容仍假盛除於不堪當之身乎臣伏見
再昨臺評請去監試易書曰行私之弊至及於場屋云監
試易書始於臣掌盟之日則行私誣 上之罪臣實當之
臣雖無狀顯然行私亦不為也臣何敢靦顏仍冒再典試
闈伏乞 聖慈將臣所帶文衡亟 命鐫改使臣免陷瀆
慢之誅以全豢養之命以究肉骨之 恩不勝幸甚
答曰卿才非不堪力非不強體面非有所碍文苑宗匠正

是馳驛之日奈何忽焉辭之若曰功成身退天之道也則皆將辭榮避位孰肯盡瘁後已伯陽之不誤人者幾希矣不敢以卿言爲是至於臺評之說則乃是措語間泛泛之言於卿之知貢擧何傷乎宜遵前旨勿辭

請策勳降錄劄 甲戌

伏以臣以錄勳有司堂上執事大臣會勘之際得見臣以扈從之外又有句管前後請兵粮文書之稱而列名於二等初頭臣不勝羞愧未安之至臣若以扈從之外別無宣力降叙三等如安湜具宬之爲則臣固不敢煩籲若曰有句管文書之勞則臣自義州與前牧使許徵同事終始不相離而道數之多則徵不啻十倍多也況從申點在北京聞變製呈文爲發銀發兵之端則又臣之所無也若論文

書之勞而臣獨當之徵不與於衆胥之末則徵之抱冤所不暇言而臣有掠他之愧伏乞 聖慈諒臣微情特 命降臣於三等刪去勾管文書等字樣一以祛臣獨占之嫌一以安臣守分之願不勝幸甚

辭備邊堂上劄 乙巳

伏以臣之始兼備邊司提調也非以臣知邊事有籌略也以臣方忝文衡掌行 國書而不預聞機密事多矛盾而追補之也及解文衡則當一時俱去而初不顯言其所以差下之意如吏禮判例帶之故臣得仍冒而臣之前後辭解諸帶者或出揆分或以事體誠出於不得已而紛紜瀆擾之罪臣固萬萬茲不敢一切辭之矣及見臣同列之人其入本局專爲欠便當邊事孔棘之日亦不敢任進每每

署病罪極癃曠老成練達之人相繼辭遞臣之疎劣本當早去今何敢苟叨臣頃因落傷受由固欲仍告得解而伏蒙 天恩患証易差不敢仍告顚倒出仕矣到今又未免另爲煩瀆則臣之罪㞌大矣伏乞 聖慈俯諒愚分將臣之兼帶備邊提調准他鐫免公私兩便取 進止

辭館伴劄 丙午

伏以臣上年十月不意聞臣弟死於絶塞驚呼隕絶風邪乘之仍驚氣入心三冬長在頉告之中及臨歲時勳臣職事只在朝請玆於十二月二十八日扶曳出謝本日叨承館伴之 命臣之才力自來不逮而衰患衰謝則甚於前日加之以曾冒遠接之任奉使無狀褻辱 國體則又前日所無之罪也前旣不敢承當致煩 恩飭則今豈有晏

然承 命爲若可堪之理乎第念 聖旨丁寧 誨臣迷
惑不啻如嚴父之教子臣自少無所恃過庭之訓唯此爲
天地父母生死肉骨之恩至今感激恒營每中夜思之有
淚沾襟常恨報效之無日倘公議見殺體面無妨則凡遇
驅策惟思勉竭不復他念以效鉛刀一割之用至其才盡
而債力盡而斃則非臣之罪也是臣餘生犬馬之圖也
今玆館任則雖卑且緊以臣當之非有妨於體面區區之
心但欲擔當以效曝囊之計是臣至願也玆敢直前當之
血指不避公議之可否外面之嗤笑非所慮也顧臣今年
五十有四宜不至甚衰而癃羸枯槁鬚髮盡白已似七八
十歲之人阻覲耿光僅涉數年其間衰嗄之狀自 聖鑑
臨之必 賜起憐而興嗟矣重以去年天倫之慟出於意

外舍哀抱病敗證百出莅職纔過一旬不思食味飲冷無筭昏歸顛仆夜不能寐頭痛眩旋痰盛喘促二語三引有奄奄垂盡之勢臣若不早善處一日二日以至 詔使臨期則臣之一死猶不失為盡瘁而致慢 國事難一二計雖欲承暇調治待差更起而百事草創將未整局經營研計知會內外一日為急揆以 國體何可容臣病枵有若臣外無可堪之人而耽延時日以妨公私懇乞 聖明量臣之情識出於不得已而更擇才力可堪之人許臣奉身而退使臣獲蠖之命不至死亡再得瞻望日月無任懇祈且臣私情雖切臨事不敢告病而敢行瀆擾一以乖委身之義一以負 恩諭之旨死有餘辜雖 聖慈不忍濕盡之命而下之司處丞 命革臣原帶職名遞諸田里以為

人臣避事之戒不勝幸甚
答曰具悉卿意館伴重任調理行之
因告訃一行有功人書啓之命辭劄（戊申十二月以告訃使還朝與副使吳億齡同啓）
伏以臣等奉使無狀以致物議峻發特蒙 洪造覆幬苟延性命亦未知人言果釋屏伏待罪伏承譯官以下人員有功勞者論賞次書 啓事言于各行使臣之 教臣等不勝惶恐愧恧之至 慶典之降實由 皇上天地父母諒 先王預定之深意察舉國推戴之至情而亦由陳奏使李德馨等竭誠呈請使華人改觀之致奏 奏使李必榮完奉文書快速前進得及事會之力若臣等則有稽恩之罪無可賞之功譯官等雖不無奔走周旋之事臣等

何敢偃然已若有功而叅商負役濫有所陳 命下已久
臣等即當回 啓而臣某適遭女息之喪痛苦摧裂今日
纔經成服始此陳達尤不勝怔營戰灼之至取 進止
答曰省劄具悉卿等之懇但卿等告訃 天朝請得美謚
在國家酬勞之典固不可闕焉者也况封事之未即准完
適緣中朝機會難便其間奔走效誠之勞前後之行豈有
異同此非牢讓之事也一行負役有功勞者分輕重書啓
可矣

再辭劄

伏以臣等將一行負役功勞書 啓未安之意冒昧陳劄
誠未上孚不蒙 聖諒又加 敦諭丁寧臣等相顧隕越
瀆擾是懼不敢再有所陳泯默度日第念 聖旨旣再

命書啓終不敢不爲之回繳敢此再瀆罪當萬死竊伏惟
念賞罰人主之大柄不可苟焉人言既以臣等爲有罪而
罪名且重何敢謂已有功而等第一行人負重得罪於物
議也人言可畏廉恥可惜懇乞
聖慈免臣等冒濫書
啓以寬罪辜不勝幸甚取 進止
答曰再見卿等陳劄備悉卿等不伐之懇自古時之利鈍
雖或有不齊而國家酬勞之典無間於彼此 中廟朝已
用前後行並賞之例前事之不忘後世之攸法也卿等宜
遵前旨勿爲苦辭詳盡書啓

請還收正言鄭蘊遞差補外之命劄辛亥

臣於本月有來新之憂伏枕呻吟接見朝報有正言鄭蘊
避嫌之啓其下即有鄭蘊遞差之命又其下連𢹂朝下

備忘記鄭蘊爲先補外之命臣不勝驚嗟披衣而起撫衾
而嘆也臣於鄭蘊纔有數面之雅不知其所學如何及見
此啓其言明白剴切見之不厭其多也臣再三嘉歎喜
聖朝之得臺諫如此嶺南之出人才如此其人之所學如
此不終日崇朝而有適差斥逐之 命臣之衰病薄劣不
能爲有無於 聖朝而猶備位勳封受 國厚恩則有之
與國同休戚則有之安得不爲 殿下驚嘆之如此也
殿下於蕩敗之餘久處民間湫隘之地閭閻不嚴出入無
防內外宣露不但閨閫淺狹起居不適而已竊聞 宮中
至有偷竊之事近於闕庭有刃傷衛卒之變人心之悖惡
如此人臣愛君何事不爲之過慮也迂臣之固請勿移者
不過欲 殿下重體貌而萃民心嚴 殿陛而截內外也

豈有一毫他意於其間哉臺諫者 祖宗之所設朝廷四
方之所責望以言者如非其人險佞其言私邪 祖宗朝
廷四古之所同棄者則 殿下不得以 殿下之好惡而
斥逐之也 殿下始以問安難便為教而廷臣以我朝家
法分御事例白則又以不宜冬寒為教人君所居造化隨
之冬溫夏凉隨節取適臣等亦知 殿下此等教出於必
欲移御之意而外間浪說又從而紛紜則臣不知蘊言果
無理而不根也 殿下即位以来言官以言見斥者不一
不再其中金功是白髮先朝之舊七十之年崎嶇嶺海之
外臣始意 殿下之孝專於事所生之心姑欲嚴斥異議
以成其孝而其禮既舉其事既成則必有召還之 命豈
聖明必令死於嶺海也近見朴思齊已熟址瓜而每於注

擬不蒙　恩命臣詗知　殿下所惡於言官者不斃而久也今蘊又見斥於萬無可疑之地傳云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該部亦順　殿下之意企致遠不見收擬沈諱銀溪爪藩旋補鏡城李垓在玉堂論事切直自知不容一舸南歸而必擬之遐遠該部之被譴者不以彼而以此長此不已非惟御大夫不敢矯其非而止也且此蘊之所論亦臣等之所當隨衍而羣請者也蘊既去則臣等亦何敢安於冒處也臣請還臣職名保留言官懇乞　殿下亟還鄭蘊遆差補外之　命以收無抵悔之志不勝幸甚取　進止

答曰知道

五峯先生集卷之九

教書

教全羅道士民書 忠清慶尚道皆因此布諭但本道事勢布置處以加增損事傳教壬辰七月

王若曰惟予不辟不能保民而圖存一失之人和一失之禦我失國西邊退次義州已閱月矣 廟社丘墟生靈魚肉悠悠蒼天此何人哉罪專在予良深慙恧西南邈消息無憑自聞李洸之師潰於龍仁無復有南望待救之念矣茲者梁山璹等水陸得達報高敬命金千鎰等糾義旅數千而興本道節度使崔遠兵馬二萬以屯水原云予之不德何能得人死力至此哉我 祖宗二百年深仁厚澤感結人心者呼其至矣予甚嘉悅即遣梁山璹等還報軍中惟爾多士諒予苦意予自即阼以來廿五年于茲矣雖

仁不及民而澤不下究智不察物而政多失措乃素心則未嘗不以愛民恤物爲意第見近年邊徼多釁而軍政廢弛頹乃謂城池之高濬甲兵之犀利可禦寇盜申飭中外嚴加隄備實不料城益高而國勢日卑池益濬而民怨日深桑落瓦解一至於此加以宮闈奉審而罔民細利王子占山澤之利民失常業民宜仇予予有何辭茲令有司悉加罷遣凡此之類亦豈予所盡知者哉予所不知亦予之咎思之至此雖悔曷追寧欲自爲犧牲謝 天地宗社百神之靈矣予之咋措既已知此惟爾士民庶幾許予改過圖理惟新予之失德略已開陳而今茲之災實爲無妄蠢爾兇賊乃稔射天之計或要予黨逆或要予倍道予擬義斥絶梟獍之腸忘我大德恩洩少怨予以爲 宗社可亾

臣民可棄君臣分義天地監臨庶欲昭大義於宇宙暴育
聽於日星以無愧於上下神祇耳一任窮變而赴愬 天
朝 天王聖明察予至意許遣遼東總兵官祖承訓率遊擊
將軍兵馬一萬進攻平壤期欲至王京蕩掃又擬江浙當
倭兵六千朝暮渡江而本道士馬亦集數萬 天聲所暨
士宜思奮況玆窮寇積惡已盈天誅當行平壤之賊氣勢
已挫殄殲可期請秋戒節太白方高軍容所在殺氣以順
忠義所向何敵不克爾敬命等既次畿甸切宜相勢合力
收復京都爾所不勗予又何恃糗糧皆匱京湖倉廒任爾
取給軍器皆盡京湖機械任爾足用其各勉之令拜敬命
工曹參議加招討使進金千鎰掌隷院判決事加倡義使
朴光玉等以下各除官進爵有差念爾忠義不待爵賞而

予所推恩此外無他至可領之更加我力龍灣一隅天步艱難地維已盡予將何歸人情已窮理宜思復秋涼作動邊地早寒瞻彼長江亦流于東思歸一念如水滔滔教到惟爾臣民其必有憐予之志而怛然者矣若獻天生李晟復城闕之有待日望張所報園陵之無羨亟副雲霓之望免予霜露之苦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教咸鏡道觀察使兼都巡察使尹卓然書 壬辰七月

王若曰予惟咸鏡一道實我豐沛之鄉其地四塞其民強毅予自罹兵禍播越遷次嘗以為此路一晉陽可歸先遣臨瀛君珒順和君㺹及老成大臣以鎮撫之今聞狂寇闖欻踐土未已善提津鐵嶺連次失險此實諸將之罪耳予嘗意八路之中惟此區勢絕可免今隨及焉奈生民罔遺

何奈國步窮蹙何予甚痛焉第聞賊兵僅入安邊而定平以南悉為空邑咸興是蓄積甲兵之所在而已說將卒飢餒士張空拳云何一朝散之有餘耶豈民心棄予無一令顧籍念耶抑亦人未習南寇猥自恇惑耶其列郡守令先自逃避任民逃散矣予甚痛焉前觀察使柳永立是予素所擢用為緩急地而病不堪任事寇在門庭遽易方伯非得出人才智莫宜當之惟卿才識明敏施措詳審久處帷幄悉諳樞鈐之要先往撫綏亦達形勢之便茲授卿為咸鏡道觀察使兼都巡察使兵馬節度使兵家常算最病遙制予豈多命任卿方便顧惟此賊冒義犯順是人鬼所共誅者而懸軍貪利千里徑入此誠送死之鬼耳雖其轉鬪乘勝氣勢旺張其實精銳只在先鋒而詿誘烏合者太半

以計攻之則一隊士足矣茲者平壤之賊入城中已涉月矣而自浿江夜斫之後其氣頓衰不敢出門而西窺此正諸將奮起之秋矣 天兵振蕩平之威三千同力金風助肅殺之氣燕弧益勁正氣彌空遊魂已散我 祖宗積德深仁豈遽爲鱗介奴所阨者哉庶幾仰仗皇靈一日三捷卿其曉諭部署各自思勉永興是 晬容所安之地卿宜固守薛列罕劒山等路是通西要阨可令各鎮將悉兵死守念今北塞早寒南賊蒲柳理難延駐卿宜招集健兒悉還流亡調度芻粮百計馳勸使隻輪不返則卿之殊績自有鍾鼎自餘諸將府庫無惜官通政罪大辟稟予裁處臨陣行軍則一以軍法從事節度使以下卿其賞罰用命不用命於戲鴨水秋生予益切東歸之念咸關地阻卿勿弛

北望之忠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教黃海道義兵將及道內大小民人等書 壬辰八月初一日

王若曰自平壤不守之後每念中和以東之民悉被鋒刃而予不得救予用懸焉及聞中和金進壽黃州黃河水尹聃鳳山金萬鉄等糾義旅殺賊甚多予甚嘉之以爲此輩忠義苟令吾民免於屠戮則富貴在予生可向享死蔭子孫姑除金進壽儀賓府都事黃河水禮賓寺判官尹聃義禁府都事金萬鉄宣傳官以表奬之今聞海西之賊遍掠郡縣而民多附賊至作嚮導爲納款賊予尤憐之惟爾大小民人悉予赤子自乃祖乃父君子則仕於朝小民則食於田涵濡生育二百年于茲矣雖有殃民螫瘼或及於下而是皆守令掊克之罪有司調度之失耳予所志則未嘗

不以仁民愛物為心爾庶民雖不得蒙予之澤而識予之
心豈有一朝棄予而附賊之理哉不過蜂蠆毒螫切迫肌
膚而姑息偷生之念不得不騰行而請命其嚮導納租豈
其心所欲哉亦恐出於傳聞之誤矣原其本情實有大可
哀者自賊入據西京道路阻梗音問不通爾庶民亦豈知
予具百僚在義州有刑法可以生殺人有爵賞可以富貴
人哉卽者 天兵來援鐵騎一萬土兵雲集控絃三千而
各色精兵亦且二萬遼東總兵官祖承訓與我國都元帥
等砲城殺賊僵尸蒲野賊勢大挫不敢出城西牧勦復可
期而全羅忠清之兵来屯水原者衆至三萬全羅又有前
府使高敬命金千鎰等亦有衆四千方講收復京城京城
之賊日就捕誅勢漸孤弱江原道防禦使李時言京畿水

使邊應璹等亦集兵各數千寄議掎角平壤之寇及海西留屯之賊已成罟中之魚矣爾庶民苟從賊不已則賊亡之後其欲置身於何地耶且賊雖欲誘脅爾等以甘言啗之其天性躁毒好殺睚眦之微骨肉不相貸爾等何得奉順其心一毫無違而免時日之死耶爲爾等計莫如寄相謀約各自奮起分抄散賊東接京城西連平壤則爾等美名盈於天地遺澤流於子孫不其偉歟賊之所能者但有長劒鐵丸距遠射疏則長劒無所施分隊蹤立則鐵丸無所傷嗜睡而夜斫必利輕躁而急擊必亂此實易破之賊而送死之寇爾等何憚焉義兵之興非獨全羅爲然慶尚道則有前掌令鄭仁弘前佐郎金沔朴惺前郡守郭赳幼學郭再祐前縣令趙宗道幼學李大期權瀁在處募衆兵

勢大振慶尚之賊幾盡就殲民將安堵忠清又有僧處一
者獨殺賊不止賊不敢近爾海西最近王化而獨無一忠
義如處一一山僧而徒有附賊之名則更何顔面見列於
人耶予念秉彝之天人所不泯念爾陷賊之民亦不無畏
威思順者而不能自奮茲以金進壽黃河水金萬鎰申佾
貞等定為義兵將而聞監司趙仁得浮海而退故以柳永
慶代之以豐川府使黃允容兼道內助防將而其餘守令
如安岳鳳山文化牛峯等官皆以武官中有膽畧者差遣
爾等其思逆順事理亟奮義旅則雖已附賊悉赦前過如
或捕賊并與重賞而無惜爾等其念予生死肉骨之意也
其道內弊政如鳳山載寧國屯田久為民瘼此實猾吏衙
能之故予豈知之即令有司立加報罷許民耕刈依前日

施行自今芬華安樂非爾等其誰同之秋涼作動邊塞早
寒霜露之降懍然悽愴思歸一念與日俱深遠道路來
迎乘輿於戲國家一體必無國亡而家獨全焉君臣同倫
豈有君辱而臣不死者故玆教示想宜知悉

教平安道大小士民等書 壬辰八月初二日 傳曰 本道無解文人 毋甚高文 以常談為之使人人解見可矣

王若曰惟予不德忝居君位仁不足以結人心義不足以
激士氣政不足以治戎兵使賊長驅及於關西數千里之
外爾等生長西方倭賊之變誠意慮之所未到其聞風驚
散固其理宜也予何過焉但予蕭條匹馬蒙塵觸暑崎嶇
或闕內侍之人或有啼哭於行者此則爾等皆見之矣見
予如此而猶不思相聚出力却賊護予而盡棄室家逃匿

山中是欲自求其生而陷子於賊爾等亦薄矣君臣如父子父有危急子安得以不救耶今聞順安以西之民率其妻子盡還其家攘臂發憤咸思赴戰云是則爾等良心之發而其為身謀亦善矣予深喜焉爾等雖深遯匿山有猛獸毒蛇之害海有水賊風波之患霧雨飢餓而賊不能禦則焚其室廬伐其田穀殺其父母淫其妻妾則非徒君父不免於難爾等其亦無遺類矣與其不戰而盡死豈如暫時盡力進前殺敵全妻子得美官之為好耶況且平壤之賊氣勢已衰斬死相繼而其國溫煖不習寒苦勢將不久盡死矣頃日 天兵雖雨中輕進不能快勝而其登城馳馬揮劍善斬則非我國人所及今又發兵六千將越江再擊而夜不收五十人已於今日先來哨探大軍當朝暮且

至矣爾等愼勿驚動丁壯張弓赴戰老弱收斂秋禾婦女安心織布戰勝之後功多者擢拜高官金銀財帛亦且不惜功少者亦以等差行賞士族則除職百姓則免役賤人則免賤鄉吏則免鄉而予且久駐平壤與爾等共享安樂其不美耶且爾父老亦曾聞人君到此地方耶今雖逢變所致而亦二百年所無之事遠方之民親見君王亦幸矣道內弊政凡為民疾苦者毋或少隱悉為直言予亦到此幸矣盡當裁減欲為爾等子孫傳說不可忘之一事矣懷土之念上下一心行李之蹤爾所共見秋涼日急邊地之寒予何可堪爾等奮義鼓勇有能使予前進一步則此實予之忠臣於爾身亦富貴無窮矣更勿恇㤼臨陣直前賊實易破矣嗚呼將相寫有擒斬賊者位至高聯忠義別集

他衛王者名流後世有其勉力于豈虛言故玆教示想宜
知悉

教慶尚道義兵將濟用監正鄭仁弘陜川郡守金沔
等書 壬辰八月十四日

王若曰君臣天地之常經忠義人道之大節所固有者不
待勉焉矧惟嶺南肇基羅邑父老服孝悌子弟習詩書雖
當蕩敗之餘豈少奮勵之衆中弁朞月庾信之劒自躍出
鞱漢山摧鋒實兮之身著矢如蝟昔當寇賊之始至惟無
一人之倡興是由將臣之望風實出士民之不意爭懷駭
散未易呼收屬今列邑烟空一方波拆黎元為肉不復圖
生府庫成灰無可着手自予西遷已絶南望豈意爾仁弘
洎沔挺身糾師剋意討賊乃於數月之內總得累千之兵

義氣天臨烈士響應撮糈為食厲民之倉廩誠虛削竹為弓麥庫之鎧仗安在揚兵鼎津則遁賊褫魄接刃茂溪則流尸渾江官軍一何善崩義旅一何齊勝是由彼之所懷者刑而刑不施律此之所結者義而義不思退始知除城池之功而厚養民力移節鎮之封而固結士心則遊魂豈散於東萊之野毒鋒豈至於辛壤之城由予不明雖悔何益頃於本道陪持人姜萬潭之歸一紙罪已千里敷心第念間關海山未卜宣布行陣茲憑崔遠軍中申諭予意仍探賊情胥看予書予懷何盡成川霜露闕 宗社之飄零義州江湫寄帳殿之蕭瑟懷土無間於貴賤思歸日切於朝昏即幸 天朝見憐猛將承命 欽差兵部侍郎一員督率廣寧遼東等鎮協守總兵等官撥七十萬軍馬并調

運粮支水陸並進令至王京蕩掃本月十一日遊擊將軍張奇功領先鋒渡江江浙地方遊擊將軍沈惟敬連砲手一千六百名并賫 欽賜賞軍銀兩十五日渡江 天兵垂至山岳動色秋晴路乾政屬擒胡之月馬肥弓勁實是殺賊之期鐵馬亘於大定清川舸艦聯於登萊江浙狂寇惡積 天誅當加況我義兵烈士之徒並在畿黃忠清而起在處斬馘逐日獻功寔賴天地黙佑而然此是宗社再造之會緬爾多士更勵精忠聞金誠一駐居昌韓孝純係寧海就加左右道觀察巡察等使號大小義兵將等并除職有差爾其就聽節制亦宜交叅籌謀邀戰歸途可以躡擊其尾偵賊屯所可以夜斫其營遥制為難相機任汝痛仁甲之溺死聊贈判書慼李亨等戰亡官子一人爵賞無

闕予身何惜第可先清嶺嶠始宜亟迎乘輿予言欲窮子遐先下予何忘也爾宜勉之於戲禮樂提封倘掃腥膻之氣山河帶礪可共茅土之榮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教忠淸道義兵將奉常寺僉正趙憲書 壬辰八月十四日

王若曰惟予不明不能察物而知言進言者或有言國家危亡之至迫在朝夕予雖是其言而實不悟所大可憂者人心之渙散而徒以盜賊外侮爲慮以謂城池之高濬甲兵之犀利足以衛民而安邦殫民力以圖之豈意城池甲兵所勤苦而成之者悉以資賊而怨獨歸予致令 廟社丘墟生靈魚肉而莫之能禦咎專在予雖今日千百辛酸而受以爲罪不敢言苦予情戚矣尚賴天地 祖宗之靈人心思漢民不棄予諸路忠義糾率徒衆在在討賊而爾

名亦在其中雖不見俘獲獻功之書而予甚嘉之已授爾
奉常寺僉正爾其悉吾頃者湖南儒士梁山璹自義兵將
金千鎰所來於其歸也憑附一書而去矣其已傳到否此
則泛諭湖中士民而非專諭於爾者然其書所云云則爾
必與衆父老傳看予之苦意略已盡之爾庶幾許予改過
勉勵忠奮惟恢復舊物是務邇來久不聞湖中消息予用
心悶玆憑崔遠軍中申諭爾憲并令探視本道賊勢本道
之賊留劄幾許處而衆約幾何其氣衰旺比前日為何督
捕倡義如爾憲者又誰而所斬獲多少如何右道郡縣其
猶按堵如舊否頃者遼東總兵官祖承訓耀兵回還之後
天朝又欽差兵部侍郎一員督率廣寧遼東等地方都副
總兵等官撥兵馬七十餘萬并調運粮支水陸並進令至

王城蕩掃本月十一日遊擊將軍張奇功領先鋒一千渡江十五日江浙遊擊將軍沈惟敬連砲手一千六百名渡江方謀進討秋晴路乾政屬擒胡之月馬肥弓勁實是殺賊之期 天兵垂至百神影從鐵馬亘於大定清川舸艦聯於山東江浙狂寇惡積 天誅當加我國義兵在京畿黃海道者亦多相繼斬馘奏捷不絕人心思奮載順殺氣此實 宗祊再造之會爾懲更勵精忠益進無怠仁以附衆義以鼓勇相機以進收勝萬全不其偉歟本道大小戰亡人張智賢等以下及至挺身討賊如僧處一鄭億萬之輩悉令已加恩賞爾可敦諭予意多設奇策或尾擊或夜斫使隻輪不還一路先清而來協南軍進規都城園陵松栢及其未拔逃竄老弱及其未死則今日元功非爾而誰

爵賞在予山河可指播越已久剋復未遲成川霜露間
宗社之飄零義州江湫寄帳殿之蕭瑟懷土無間於貴賤
思歸日切於中心翹待爾等來迎乘輿予言欲窮予淚先
下爾宜自量至可惕也於戲 廟堂愧無策事有待於疏
蹤板蕩識誠臣功可効於今日故玆教示想宜知悉

招撫京城遺民教書 指揮黃應暘持免死帖以招募附賊人民事出來自上接見於新安館應暘臨行急索國王教書以爲信上入幕次命召製之立帳下草進

王若曰嗟爾京輔民庶欽聽 聖天子明命無諱洪惟我
聖天子哀念我一方無罪阨彼狂寇陷塗炭朝夕且盡赫
然 命六師拯濟經略薊遼保定山東防海禦倭軍務兵
部侍郎宋應昌提督薊遼保定山東防海禦倭軍務都督府
都督同知李如松領兵馬五萬已於今正月八日癸亥進攻

平壤不崇朝而城破燒斬賊無遺所得首級鎧馬器械無筭干戈所指兵不留行風雲動色鬼神破胆餘寒助肅殺之威新春叶陽和之澤擧山壓卵盖不足諭其易也黃海列屯之賊火營宵遁無一人敢嬰 王師者天聲破竹之勢當不日戾彼京輔矣爾京輔舊生育黎庶斗酒簞食擁道迎勞者想與黃海民無間予不庸煩誥第念爾愚民泊老弱在賊中者雖怵迫偷生是不過穴蟻適性命駑馬戀棧豆耳固已哀矣且有被擄而力難脫者出沒而偵厥情者周旋而揣可乘之機者爾等情事非惟予寡昧已知抑惟聖天子所矜憫也今者指揮黃龔奉德意招撫京輔貧爾死命予何多言惟欽布 聖天子恩旨而已我 聖皇天地父母延吾垂絶之命復我已墜之業其深仁餘澤並

及於桎梏之民天涵地育何說可稱顧瞻山河惟有涕淚盈襟而已教到爾黎庶蒙他所誑誤者其相率歸命無後於戮恵迪從逆吉凶已稽於禹謨徯來其蘇室家宜慶於湯后其知免矣尚亦感哉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教王世子權署國事書

王若曰邦家不造屬茲播越之辰軍國多虞畀爾權署之命稽古有據在今何辭念予憂勞半生疢疹臨政廿五載齡僅半於耄期祖茲一二年力已倦於機務久察諸子之克類有能一日而分釐乎謀已定於曩時盛典有待於昌會顧茲島夷之侵軼又乘天運之屯事有至難戎政必須於幹蠱民思齊潰人心可見其棄予斯稱冊封竟屬倉卒收遠邇彼折之勢繫億兆免定之望命下漢都已臣工

之交賀教頒箕壤儀中外之歲閱豈意蜂蠆之螫人粤逃
華嵩而及鎬𩰚鏖靡驕顧疆土其無多子子分方輿 崇
社之或保天倫已隔於彼此卑宜難稟於朝廷玆命爾世
子某權署國事弁賜銀印一顆除拜毋及於昵私賞罰要
歸於公正仁孝夙著於聽聆感思拭目而觀祥衣冠偶見
於從逆孰不延頸而願死內禪已定於宁意中興姑責於
元良況今兇賊之遊魂詎逭神誅於逾日 天兵順爾發
之氣義旅奮果毅之忠衆勝天而定勝入終歸助順直為
壯而由為老烏可恃強第予已衰在爾攸勉宣王復文武
之王光紹丕基脅人歸鄆灌之田不失舊物事苟至此功
當誰居在父子一體而同休慼 祖宗五廟之威靈雖相
念於霜露願終副於雲霓於戲鑾輿煥復都之儀提封拜

靖龍據正閏寢之禮骨肉重歡其不猗歟是所望也故茲
教示想宜知悉

　復兩京後慰撫京城遺民教書

王若曰自予西遷奄忽經年哀我民遭罹鋒刃者幾人搏
手餓死者幾人予嘗夢寐丘墟血肉慘心每中夜而起誠
不覺泫然而悲也況　園陵廟社之辱又可以言哉從東
方來者言汝赤子入城中者滿都汝豈欲捨予而從賊有
富貴念哉是不過羣孼老弱貪戀棧豆皆寐接生耳其中
或有被擄而力難脫者往來而探賊情者周旋而想可乘
之機者予察汝情不待自列予失禦戎使汝至此是予有
罪汝實何尤即者幸蒙　聖天子德威提督軍務中軍都
督府都督同知李如松一鼓渡江賊屯逆遁破竹之勢已

及京城爾庶民雲霓之望其蘇之慶想與予無間而第念
天兵臨壘賊知必死肆毒益甚房廬之餘存者並灰民生
之子遺者都盡予念及此旣喜而悲也玆命承政院都承
旨柳根陞秩爲漢城府判尹慰撫城中巡視閭里宣諭德
意又命刑曹判書李憲國原川君徽順寧君景儉差朝
陵使巡視寢園爾民庶死者已矣餘存者有幾其生而從
賊者亦非其情况非從賊者乎肆命有司悉赦宥之咨諒
予意按堵如舊噫當時之事尚忍言哉 宗祊在此民生
在此予雖不敏豈不知國君死社稷之義乎兇鋒猖獗列
城齊潰予身已矣 宗社何歸其可任其不測而坐受淪
亡耶玆事誠難矣邠鄷舊都予不忍乎遷棄關西荒陬予
豈樂乎遠來竊念致寇之由政緣假途不許而已要同逆

不許而已予既垂亡無寧㥬育臆於　父母昭大義於宇
宙使天下忠臣義士知予苦意而已匹馬蒙塵載閱寒暑
帳殿飄零久駐江湫予之情事其亦慼矣有往必復天道
之常理亂極思治人情之必然會稽膽嘗楚丘宫成思與
爾民庶圖惟更始之治爾民庶其亦許予改過乎此去餘
年秋毫　皇恩政令之病民予或不改令之順理民或不從
有罪無罪悉稟　皇斷生生樂育庶自今始寄矣生人哀
此白骨於戲蒙天之力獲成中興之功得民者昌悉賞下
邦之命故兹教示想宜知悉

中殿受誥頒赦教書

龜訶玉縷坤儀夙正於去年鸞誥翟禕晋錫畢加於今日
兹推渙汗誕示寵綏屬外虞之未紓俄中饋之仍缺王化

資於內治寤寐求賢天意畀我好逑宮闈嗣慶蓋儷極之
匪久伊吾範之可觀莞簟乃安已占奕葉之兆父母必告
爰申請瑞之章何圖逮下之休恩亟舉從爵之茂典降芝
綸而進號國有小君頒誥弥而疏榮家承法服嘉惠豈班
於盤鑑聖眷實踰於統總穆臨閨房宜續御之稱顧龔車
宗廟庶 祖考之昭鑒蘩薲浹於繒綖大賚編於邦域乃
於本年六月十九日甲辰欽承 皇勅冊封金氏爲 王
妃仍賜 誥命冠服一副及紵絲羅西洋布等件章明景
貺率籲衆心非緣芳猷冐膺帝祉闔係國家永屬定屬自
本月十三日昧爽以前云云於戲肯災肆赦四方圓雍睦
之風本支蕃昌萬世衍靈長之福故玆教示想宜知悉

王妃冊封教書

王若曰人道之大造端夫婦王教之行宴賓內範故禮之
用惟昏為競予惟是念不敢遽舉中壼久虛雖亦有待詢
衆採賢實難玆命洛爾金氏中和種德淳粹天資含章在
中淑問已彰閥擇無加法相有屬既遴良媲宜秩徽章乃
肅冊封為 王妃大典告成萬福攸源是宜述宣陰化修
成閨則共事 宗廟祗承天統宮闈肅穆詖謁不行言無
出閫恩絕私授撫愛底于克畢歡心禮遇媵嬙躬先勤儉
以延鼎祚以昌鴻休其敬之哉於戲罔懈夙夜忝于前修
敬膺訓辭庶無後悔故玆教示想宜知悉

